

## 我們的王冲目錄

自序	一
噩耗傳來	五
胸懷大志	七
情場失意	十八
努力革命	四一
英雄失路	八一
挺而走險	一六一

# 自序

前後積五月之久，纔將「我們的王冲」寫完，還彷彿不是粗製濫造的作品了。其實在編者便錄一篇小說開頭一直寫到「壽終正寢」之時，比之別人「倚馬可待」的大作，總是望塵莫及的，何也？天才不如人，學殖又不深，勉力而爲之，那里來的奇花碩果呢？

幾十年來，像王冲這樣的青年，我是時常遇到的。偶爾和他們隔絕，他們的聲音姿態也常在我靈魂的深處出沒隱現着。心想假使生活較爲安定的話，就將這樣的青年寫成一篇小說之類對策，然而幾年來四方奔走，終于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，黑字也就沒有落到白紙上。查無實據，本以爲不到百日便又束裝他去的，不料大局很安定，我的飯碗一時也沒有被人搶去，于是很自慰，乃寫「我們的王冲」。在我着筆之前，我曾有過莫大的奢望，謬以爲我們的王冲一出世，我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準可以確定了，他媽的，還怕不是赫赫有名的文學家嗎？「藝術之宮」內的頭一把交椅只能給我坐，其他

作家趕快回家陪太太打牌去。不料辛辛苦苦地陸續地寫了這麼多，自己再來鑒賞自己的文藝，實在也有些惶愧了，大概我所表現的只是當初藏在靈魂深處的王冲的幾枝枯骨，他的血與肉，差不多給我遺漏了，這便王冲的在天之靈怕也不能原宥我。

孤獨的青年男女大概都明白手淫時的情景吧？手淫之先，心底裏潛蓄着狂蕩的暴風，一睡到被窩內，開始動作，就當作懷裏睡着年青美貌的情人，她（或他）和我熱烈地狂吻，緊緊地擁抱，低語溫存，嬌喘微呻，……一切想像的快樂都和現實的是一樣，這底部的暴風，也就春團而出，把一生的憂患悲哀全世界的陰霾痛苦都消失于這時的快樂之中了。但是愉快經過了頂點以後，精留在被褥上，又不禁有空虛之感了。如其遺下來的精就算是當初愉快的結晶，誰也不敢相信的，然而事實的確是這樣。我寫「我們的王冲」的時候，所感受的情景正和手淫時的差不多，每寫一段，自己讀着往往拍案大叫，歎為妙絕，一提起筆來，就像有真的王冲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對他嬉笑怒罵的材料，也就左右逢源，滔滔不絕，不知要寫幾段，手纔能收場了，這時把社會，國家，全世界的關係都

一舉竊破，久經壓迫着的心懷這時頓覺舒暢，得意到絕頂，然而已寫成這篇東西，自己再翻閱一過，似乎當初情緒葱蘢，不該表現出這樣貧弱的東西來，慄慄！一萬個慄慄！

很想將它焚燬了，自付這樣的創作要和「有名作家」的鴻篇鉅著去爭光，落伍的不幸，自己就能預測的。然而終于將它付印了，實在也有許多原因哩：第一，回爲是「自己」寫出來的東西，彷彿是自己生出來的兒女，雖然不肖，畢竟捨不得殺害他（或她），而且想到懷孕時的艱辛，生產時的苦痛，倒是保留他（或她）的好，第二，這篇小說的前半篇已在「晨鐘」上發表過，有許多讀者來信催促陸續地將它登完，但是自從「晨鐘」彙刊本印行以後，這樣的續稿實在不便登載了，爲聊慰愛讀這篇小說的諸君之雅望起見，就另印單行本，第三，目下窮極無聊，很想混幾圓錢飲茶喝酒去，自問只有賣稿的一條出路。至於想藉這篇東西闖進「藝術之宮」坐第一把交椅的話，那是先前的野心，目下實在是沒有這樣的奢望了。

最後我要感謝在廣州的幾位朋友的，就是他們時常鼓勵我，催使我完成這篇小說，

我們的王冲

四

有時我不高興續寫了，他們竟肯正言厲色地痛罵我。現在能將它完成付印，不可謂非諸友之力也。

十八，一，七，於廣州。

# 我們的王冲

## 一，噩耗傳來

昨夜在朦朧的夢中，彷彿看見我們的王冲給幾位武裝同志押赴刑場槍斃了，醒來知是不祥之兆，發怔了許久。果然，今早張小飛的快信來，說是王冲於本月六日西遊了，信中敘述死的狀況頗詳，但和我夢中所見的情形有些兩樣，事實是殺頭。

朋友之中，講情誼，張三李四的確和我很要好；講歷史，王冲和我相處的年月最長。他是我的兒時伴侶之一，十一歲時和我同入小學讀書，同桌吃飯，同房睡覺，同班上課，一直同到大學畢業，甚至彷彿和我是「同志」。這次却深深地慚愧沒有和他同登鬼錄；但也怪他事前沒有通知我，也沒有遺囑教我隨後就來。噩耗傳來，已在他的死後幾十天，即使我要束裝就道，怕也迴不上他的前塵，除非他在泉路的中途等着我。但是至今還沒有接到他死後的來書。

然而撫心自問，有負老友多矣！平時既不能設法使他升官發財；顛沛流離，不得已而至於下獄，又沒有爲他聲援求救，遠隔數千里外，雖也修書問候，畢竟是一片空言，無補于大事；而況他果否收到我的去信，尙不可知，易地以處，該有「人情冷暖」之感。我想，他于就刑之前，不肯通知我，死時又沒有遺言約我同行，其原因或許就在這一點。

據當局所稱，殺頭是他的應得之罪，而且便宜了他。因爲開列的罪狀，洋洋數百言，本該多殺幾十次，以儆效尤，而他僅受了五刀，還是行刑的劊子手當場舞弊，雖然怪不得他，然而當時王冲該感激纔是。倘是英靈不泯，或亦含笑於九泉，這是忝稱知己的我所畧爲欣慰的。但是以他的生平，却不可以無傳，誠然他是罪惡滔天，不足爲後生小子法，但列舉其事實，使別人知所戒懼，或亦周公孔子之道也。所可惜的，我非不朽之筆，難傳不朽之人，籌思許久，不敢率爾操觚；爲慰老友的幽靈，以贖前愆起見，却又不得不奮筆直書，畧述其「行狀」。所幸海內不少能文之士，倘不吝珠玉，用他的

筆來粉飾一下，訂正一下，也許我這些拙劣的描寫，藉此成爲一篇有關於世道人心的傑作，那時不獨老友于死後得到意外的光榮，抑亦黨國前途之幸也。

## 二、胸懷大志

小學時代的王冲，雖無雄才，却有大志。他說「列國強而中國弱」，其原因雖多，要皆由于中國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人物。在歷史上，他崇拜不少的人，岳武穆的繪像，從歷史教科書上剪下來，又用手工紙裱得很精美，貼在書桌上。關公的畫片，也夾在書內，不時翻出來看。不過他以爲關公只有鬍鬚好，本領和學問，也許不及岳老爺。甚至懷疑他的愛讀春秋，和同班的陳同讀古文是一樣，未必能了解。上課的時候，先生口講指畫，像是誨人不倦似的，然而王冲照例是不打理。他全眼呆呆地望着先生的一張一闔的嘴，和在空中揮舞着的手，往往要發笑。他以爲這樣的諄諄教誨，實際無補于國家。切要之圖，確是終日地拉着鐵胎弓，揮舞着青龍偃月刀。他想，假使生了關公那樣的鬍鬚，更有岳老爺打破金人于朱仙鎮的百般武藝，頂天立地，爲中國雪耻，掃蕩蠻夷，稱雄于



世界，這纔是驚天動地的大人物。而在他和我的談話之中，很可以看出他是痛恨日本的，課餘暇時，往往拉我到學校園的樹蔭下，滔滔不絕地講他的救國方略。

「剛纔又想到一件開心的事了。」他睜大兩眼，得意洋洋地告訴我。

「是不是阿毛看中了你？」我故意奚落他。

「那要待我殺盡了日本的矮鬼再說哩，剛纔想到的不是這件事。」他喘着氣很急促似地說。

「還是強國雪耻的話？」

「不錯，你真聰明，猜得一點也不錯；我想要當兵去了，那時候打起仗來，百戰百勝，一天一天地由兵升到排長，由排長升到連長，由連長到營長，由營長到——一直升到大元帥，就和岳老爺登台掛帥是一樣，然後催動十萬人馬，渡過太平洋，——是不是太平洋？——直搗東京，殺盡矮鬼，爬到富士山頂，唱我們的國歌，那時我的聲名震動了全世界，誰敢不佩服我，崇拜我！慢說他媽的小徐，雖然他的老子是個秀才，都不放在

我的眼下了。老喬倒不能不恭維他，因為他是阿毛的父親，我很愛阿毛。不，不，那時未必愛他了，在我的刀下留幾個日本女人做老婆，比討中國的姑娘還要好，因為有洋氣，而且在什麼畫片上看見過，日本的女人比我們中國的更漂亮！」他的聲音很高亢，滿臉的汗又流到頭頂上，喘吁吁地，呼吸很急促，然而這時的王冲依舊是得意洋洋地笑。

「打算幾時投軍去呢？」我又特意地問。

「下學期一定去，父親不答應，我起身便走，『逃之天天』了，班超不是投筆從戎的嗎？」

但是下學期的王冲依舊和我們在一起，既沒有從戎，也沒有投筆，其原因並不是他的父親不允許，暑假期間，實在他並沒有對他的父親說。這因為我們的王冲有一天又忽地想到投軍之可怕，據說動不動會死在沙場上，結果大元帥既沒有做到，人馬也沒有帶到日本去，只是無名的死，實在不值得！

救國之道不一，外交辦得好，也行，不知怎麼我們的王冲忽地又這樣想了。這種見

解估領了他的心地以後，竟使他假武修文，從前最有興趣的體操，這時看來是索然寡味了。夫辦外交者，要善于演說，還要說的是外國話，王冲深知道這裏的竅要，于是立志學英語。平時的英文課，關於會話，先生雖然陸續地教了幾十句，同學們却是羞答答地放在鼻孔內哼，說不出明朗的音節來，就連同級中屢攷第一的陳俊也還說不出口，勉強地說上一言半句，終是未曾開口，先是臉紅，而且始終放在鼻孔內哼。至于王冲却是不凡了，逢人便說，聲音既洪大，也像很流利，錯與不錯，別人一概是茫然。有一次，正上國文課，先生問他的話，他也照例地說着英語了，同學們哄堂大笑，先生滿面羞慚，以為王冲故意戲弄他，侮辱他，當堂把他一過，總算把師長的尊嚴保持了。王冲當時雖然不接受，後來一想，他是鬻門秀士，不懂外國話，畢竟不是中國的外交人材，怪不得他自甘暴棄，也就以寬大為懷，沒有反對他。

小學時代的王冲就能說英語，風頭十足，誰能指出他的不是來？英文教員一聽到王冲口若懸河地說，委實聽不清楚，而且來不及聽。同學們都說英文書籍是英文教員看得

多，英語却是王冲說得好。先生固然器重他，同學們也很推崇他，不過王冲得意之餘，一切的人們都不在他的心中眼下了。他說陳俊不過是臉兒漂亮，像個小姑娘，平時和先生說話扭扭捏捏地沒有丈夫氣，其實是什麼功課都不如他。而且陳俊假使沒有比自己更加漂亮的姐姐在，級任先生未必高興喊他到房內偷偷地親他的嘴，如其臉兒和他差不多，常攻第一的也許是王冲，無論如何輪不到陳俊的。不過這些話從王冲的嘴裡說出來，同學們有時認為很狂妄，連我也不敢十分相信的，因為王冲的為人，實在不見好子同學，自負不凡，以為自己是萬能，而且無所不通，其實除却英語頗得同學的推崇以外，其他什麼都不好。

他十八歲時，已在中學二年級讀書了。一向是平安無恙，懷抱也和小學時代的差不多，不過略略感到要做個驚天動地的人物有些困難了。功課比小學內的繁，規則也較嚴，這在王冲頗有些覺得不自在。所幸陳俊當年落第，第二年暑假他纔攻進來，但已比王冲低一級，這却使他很安心。他說，當陳俊和他鬧來投攻的時候，監攻的先生也許把他

的照片沒有對清楚，匆忙間沒有看出陳俊是個漂亮的小白臉，落第是當然；不過轉而一想，監教的明明知道他不是漂亮，然而居然錄取他，這足見他有真才實學了。雖在二年之間沒有出過多大的風頭，一想到竟錄錄取的光榮，的確慰藉了許多。

王冲不得志于中學，原因也很多：第一，最高一級的徐虎有一次居然壓倒了他。徐虎是全校中最會演講的人，那天全校同學開大會，徐虎登台演說，台上是劈劈拍拍的一陣拍手聲。王冲不服，趁着徐虎下台以後，連忙登台講了一通，最得意的地方，提高着嗓子，使勁地拍案大叫，滿以為台下的掌聲震動天地了，結果同學們都是嗤嗤地笑，就連陳俊也像不佩服他，居然不拍手，與徐虎相形之下，失望是小事，憤慨竟使他心灰意冷了。第二，他的英語很少遇到暢談的機會，有時說幾句，同學們不理他，他也只好越趨越着走開了。英文教員像是看不起他，對他很冷淡，王冲有時預備得透熟的幾句英語甚至沒有機會表現出來，委實很抑鬱。第三，僥倖遇到了好機會，結果又碰壁。還是那年秋季的事。我們學校內的足球選手和另外一間學校的賽足球，王冲雖不是選手，他都却關

切。公証人是當地普濟醫院內的一位醫生，他是美國人，到中國來傳教已經十幾年了，雖然會說中國話，但怕污壞了他的國體，這天仍是滔滔不絕地說英語，英文教員請病假，沒有到場，同學們一聽到外國人說着外國話，雖然覺得很新奇，很好聽，但是誰都不能說幾句。平時練習好了的英語，大概是從書上讀熟了的，這時却不能應用到這里來。一向以說話流利動聽，見稱于同學的徐虎，這時只是站在近旁，呆呆地望着外國人的嘴唇不住地動，自己却是一句說不出。王沖從遠處匆忙地趕來，輕蔑地看了同學們一眼，特別向徐虎笑了一笑抖擻精神和這位美國人說了一通，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彼此也都瞪目而視了。

「你所說的我都聽不清。」美國人中途改說中國話了。

「Please (you) speak English again」王沖却繼續不斷地說英語。

「因為你所說的我都聽不懂，改說中國話吧，謝謝你！」美國人嫣然一笑，態度很謙虛。

「Why 難道 You cannot speak English 嗎？」我們的王冲很自得。

旁聽的同學們都笑了，賽球的球員也都笑得在地上亂滾亂跳，（這時還沒有正式比賽）然而我們的王冲匆忙地和美國人握一握手，睜睜自得似地走開了。

我急忙追着他的背後問：

「怎麼你說的英語，外國人也都聽不懂。」

「他是美國人，發的是美國音，我所說的是倫敦音，纔是英語中的官話哩！」他掉轉頭來得意揚揚地說。

「也許你所說的是中國音，而且來了一些中國話，所以聽不清了。」

「放你的狗屁！他媽的！外國的流氓！他懂得什麼！」王冲忽地怒髮衝冠了。

從此也算算受了一次打擊，不出風頭，這也是原因之一。

其實王冲的英語好，早就有人懷疑了。先生教的英文，他是記不清，攷不出。小學時代如此，中學時代也如此。有時有人譏笑他，而且是當面譏笑他：

「你的英文並不高明嗎？」

「功課不僅這一門，我所擅長的也不是這一種，還有別的哩！」

王冲怒目而視了。

「別的是什麼？」

「不相信，再看我的國文吧！」王冲一面說，間時拍一拍胸膛，然而有些氣忿了。王冲的英語辭彙之後，絕口不說一字了，失意之餘，改變方針：讀古文。古文觀止，唐詩三百首，都是新從書攤上買來的，終日唧唧唔唔地讀，而且手不釋卷了。他說什麼東西都是古的好，結繩記事比現在的繁文褥節有意思，至少存有古樸之風，值得後人五體投地崇拜的，于是他的救國方畧又變更：欲救中國，不在革新，却要能復古，因此別號爲「好古山人」，打算于中學畢業之後，遁跡于深山巨谷之中，披鶴氅衣，戴華陽巾，手執周易一卷，焚香默坐，從繚繞的氤氳看出中國盛衰興亡的道理來，然後披髮出山，安邦定國，那纔是中正和平的好辦法，所以適時的王冲，不但立志不再說什麼外國



話，偶爾聽到別人唧唧噥噥地說，他便深惡而痛絕地罵：「你媽的！都是洋奴！根本不該留在我們中華大國了！」

不幸我們的「好古山人」好古未久，尙未遺跡于深山巨谷之前，轟轟烈烈的「五四運動」居然發生了，文學革命的潮流簸蕩到我們的學校內來，這時山人痛罵醜詆，說這批主張新文學的，不是人妖，便是不學無術的叛經離道的人，要保存數千年來中國固有的國粹，其勢不得不撲滅這批主張新文學的人。但是後來看了幾本「新青年」「新潮」之類的東西，彷彿又有了新覺悟：改文言爲白話，似乎是一件應有的事。于是全校的師生尙在反對之時，我們的「好古山人」首先燒去古文觀止，唐詩三百首，開始創作白話詩，逢人朗讀他的傑作了。而且從此「好古山人」的別號不再用，恢復原有的真姓名，但是「冲」字改作「衝」字了。蓋「衝」者，表示要「衝」到時代的前面去，與「冲淡」之「冲」有些兩樣的。

沒有一月的工夫，王冲于百忙之中寫成了很多的白話詩，彙成詩集，從頭又寫了一